

# 文化与 社会人类学 引论

〔美国〕罗伯特·F.墨菲 著

· 111249

C912.4

90-86

#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美〕罗伯特·F. 墨菲 著

王卓君 吕迺基 译



S0117453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Robert F. Murphy*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An overture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本书根据美国普伦蒂斯-霍尔有限公司1986年第二版译出

WÉNHUÀ Yǔ SHÈHUI RÉNLÈIXUÉ YÍNLÙN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美〕罗伯特·F·墨菲 著

王卓君 吕迺基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92-1/B·122

---

1991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39千

印数0~4 000册

印张10 1/8

定 价：3.65元

## 译者前言

世界民族如林，社会风采纷呈。当欧美列强进入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时代时，边远的土著民族尚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社会面貌的巨大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问题自然要将研究者们的注意力引向初民社会。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对初民社会的风俗、社会结构、语言、宗教神话及人类体质等方面研究的深入，诞生了一门领域广泛的学科，这就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它旨在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揭示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等。这种研究途径，无疑为深入解剖人类本身、向人类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当时通过对文化特质及类型的研究，发现相同特征的文化会造就相同的人类本性，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社会化过程，即努力使自己符合社会的规范和秩序，也就是进入文化中，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个体。于是，文化人类学的兴趣与社会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某些重叠。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将社会学功能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宣称建立了有别于文化人类学的社会人类学。（应该指出，社会人类学这一名称最先是由弗雷泽爵士（Sir J·G·Frazer）于1908年提出来的。）他认为前者致力于研究文化的发展，而后者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其实，从广泛的意义而言，文化与社会结构几乎难以区分，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的概念。因此，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家常常倾向于将两者综合起来研究。这就是本书作者撰写《文

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的基本出发点。

本书作者罗伯特·F·墨菲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1924年3月3日生于纽约的罗卡威，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1954年获该校人类学哲学博士。以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67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69—1972年任该系系主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人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它们良好的教育方法和严谨的学风培养了许多著名人类学家，墨菲即是其中之一。他曾多次赴土著民族居住区从事田野工作，特别是在巴西的蒙德鲁库人和撒哈拉的图阿列格人中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得到了许多亲身体验，从而撰写了不少论著，主要有下列数种：

- 《巴西中部的特鲁迈印第安人》（1956）
- 《蒙德鲁库宗教》（1958）
- 《猎头者的遗产》（1960）
- 《社会生活的辩证法》（1971）
- 《罗伯特·H·洛伊》（1972）
- 《林中女人》（1974，与妻子约兰达合著）
- 《社会人类学引论》（1979）

本书即是《社会人类学引论》的1986年修订版。在本书中，作者力图把社会互动和文化符号结合起来，对整个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作出全面的论述，同时，广泛评述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主要思潮、特别是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学的影响。作者凭借丰富的实际经验和娴熟的理论技巧，精炼而又严谨地论述了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内容，并对各种人类学理论和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中肯的评述。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作者通过对初民社会的深入研究，与坦诚

朴实的初民交往，发现了许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销声匿迹的人间真情，对此他常常发出忘情的赞叹，并对初民文化的日益衰亡表示惋惜。正是从切身体会出发，墨菲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大加挞伐，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加以谴责，表明了一名科学家尊重事实、尊重良心的客观立场。当然，由于墨菲本人的理论态度，许多论述仍不免偏颇，相信读者可以鉴识。

人类学内容广博、知识丰富，上下古今、无所不包，涉及学科极多，横跨了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门类，因此翻译难度较大，虽然译者奋力逮求，但终因学识所限，不免有误，尚祈各界专家同仁大力指正。

下列三个概念的翻译有必要说明一下：

1. primitive 除了特定场合译成“原始的(人)”外，一般译成“初民”。两种译法均为人们所采用，但在本书中我们觉得还是译成“初民”较易处理译文。

2. group “群体”，本书中“群体”大可指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小可指一个家庭的全体成员或几个人组成的人群。我们一般译成群体，偶尔在特定场合也译成“团体”。

3. descent 该词有两个译名，即“血统”和“继嗣”，前者着重指血缘和家系关系，后者说明继承和传嗣。为免繁复，我们统一译成“血统”，望读者留意。

本书由王卓君、吕迺基合译。吕迺基译第七、九、十章和结语，其余各章与附录由王卓君译。除了相互校订译稿外，又由王卓君统一了译稿。在译校过程中得到许多师长和同事的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王卓君  
一九八八年三月于南京

# 目 录

<b>第二版序</b> .....	1
<b>第一版序</b> .....	2
<b>第一章 导言</b> .....	5
<b>第二章 人类境况</b> .....	22
<b>本性与教养</b> .....	23
<b>文化</b> .....	33
<b>人类本性与社会化</b> .....	43
<b>心理人类学</b> .....	48
<b>第三章 文化与社会系统</b> .....	51
<b>系统与功能</b> .....	52
<b>地位与角色</b> .....	58
<b>性别角色</b> .....	70
<b>第四章 婚姻与家庭</b> .....	78
<b>乱伦禁忌</b> .....	83
<b>婚姻的形式</b> .....	89
<b>家庭</b> .....	95
<b>母核家庭</b> .....	97
<b>核心家庭与亲属关系</b> .....	99
<b>美国的家庭</b> .....	102
<b>第五章 亲属网络</b> .....	111
<b>美国的亲属</b> .....	115
<b>婚后居住</b> .....	117
<b>扩展的家庭</b> .....	122

直系与世系	126
氏族	133
其它血统群	136
婚姻交换	138
亲属称谓	141
<b>第六章 生态学与经济</b>	<b>148</b>
文化生态学	150
经济类型	156
经济人类学	159
<b>第七章 秩序与权威</b>	<b>175</b>
威望与权力	176
社会控制	178
复杂社会	182
平等主义社会	186
等级社会	188
社会阶级	188
美国的阶级	191
种姓	196
领导	198
国家	201
<b>第八章 宗教</b>	<b>205</b>
泛灵论与精灵	207
泛生论与力量	209
神圣的与凡俗的	210
心理学理论	214
巫术	219
萨满教	222
仪式	227
振兴运动	235

宗教与社会变化.....	237
事后的思索.....	238
<b>第九章 不断展现的世界.....</b>	<b>240</b>
单线进化论.....	241
文化史.....	244
文化区.....	250
新进化论.....	253
文化潜移.....	256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258
<b>第十章 田野工作 .....</b>	<b>264</b>
田野工作的准备.....	265
开始田野工作.....	267
语言学习.....	271
参与性观察.....	273
采访.....	276
在复杂社会中的研究.....	277
解释.....	278
<b>结语 .....</b>	<b>282</b>
<b>词汇表 .....</b>	<b>285</b>
<b>建议阅读文献.....</b>	<b>288</b>
<b>索引 .....</b>	<b>293</b>

## 第二版序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是《社会人类学引论》的第二版。书名的更动反映了如下事实：本书除涉及社会互动(interaction)外，同样也涉及文化符号，并将两者作为人类行为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二版实际上评述了符号主义，书名作此更动就更为适宜了。

在第二版中读者会发现许多其它变化。本书在拓宽和阐明某些章节时颇工心计，其余部分也作了实质性补充。现在，本书开篇即详尽考察了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地位，随之在第二章中更加全面地探讨了所谓“种族智力”和先天本能行为的问题，此外还有论述心理人类学的新内容。

为了回答某些人类学教师的提议，并使本书更易为学生所用，我把每一章又分成几个部分。但是，还是尽可能注意保持第一版中孜孜以求的流畅和贯通。作为另一个研究上的帮助，我还添加了文中所用的人类学词汇表。这就减轻了本书堆砌定义的重负，并为学生提供了方便的索引。

本书新增了论述人种志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章节。接近 vi  
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他们同食同住，分享他们的欢乐和忧愁的方法，正是人类学事业的关键，但令人惊诧的是，对之稍作详述的教科书寥若晨星。我自己田野工作的经历包括：在亚马逊流域中部的蒙德鲁库(Mundurucú)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图阿列格(Tuareg)游牧民族、美国西部的肖肖尼(Shoshone)印第安人和班诺克(Bannock)印第安人、还有最近在纽约地区大都市的残疾人中的生活经历。凡作过此种研究的人皆为我师，新的章节必

须恰如其分地感谢他们的研究对人类学学科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

最后，第二版再次得益于我的同事乔尔·沃尔曼 (Joel Wallman) 的人类学博识和敏锐的编辑眼光，对他及所有曾评述过本书的同仁，我深致谢忱！

## 第一版序

《社会人类学引论》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一般性导论而写的。象大部分这类著作一样，它出自作者对类似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强调重点和陈述模式的不满。这种导论性的教科书总是象人种志那样，堆砌一系列定义术语，所有虚揉矫饰的统一性都失落 在狭窄的划分中，风格趋向说教，用过于简单化和谦卑屈就代替解释，记忆当作理解。这种著作只是在最小共同点的水准上寻求读者，在此过程中却失去了知识内容，我力图避免这些失误。

本书包含四年制大学通常一学期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课程的主要论题。人类学领域宽广辽阔、分支众多，但也有基本统一的方向和目标，我力求抓住它们并晓示读者。为此我设法避免易于误解的工整定义，以利于蜕去专业术语的理论解释。这就允许每一章以至全书都围绕一系列关键性的、相互关联的论题展开，每一章都将主题综合起来而不是将其拆作支离破碎的部分。同样，各章也结合在一个旨在表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彼此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中。

本书范围与标准教科书相吻合，但风格却迥然相异。我的意图是《社会人类学引论》适于作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导引性著作，但我亦希望有兴趣概观此领域的外行也觉得本书既有可读性又极富教益。为此目的，我竭力避免狭窄的地方观念，尽量使人类

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主要知识潮流、特别是社会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相联系。我已舍弃了通向人类学的百科全书式的途径，以便集中注意它的主要方向和贡献。在保证篇幅不致臃肿的情况下，这就大大增强了全书的一体化。

人类学教师近年来热衷于各种不同的读物，而过去则是从大部头的教科书中引出全部论述，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较为便宜的平装书更易购得所致。本书精炼的篇幅使它可以与对文化作专题论述的补充文献、关于某些专题的论文集和短篇论著相互结合，构成本领域的统观和导引。辅之以讲座和课堂讨论，本书亦可作为完整的教程，这将如人类学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最后，我试图表述作为人类学经历标志的兴奋感和惊讶感。在特定的现世，人类学是探究人类状况和命运的最后通道之一，并且是提出“我们是什么”这个普遍问题的唯一学科。在研究足以使人手足无措、千变万化的人类表现时，人类学就会成为对我们自己的探询，我们步向遥远的世界之端而遇到的却是自己的内心存在。

## 致 谢

《社会人类学引论》是将近二十五年以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和哥伦比亚大学对大学生讲授导论性的人类学的产物。过去和现在的学生都能从中发现熟悉的篇章，并且也可看到他们自己的评述和观念都熔合在它的进展中。一本如此广泛的著作，是多重影响的结果，我的学生对本书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对他们给予我教学上的贡献，我深表谢意。

多年来我汲取了许多人的思想和著作，追溯全部线索已不可能，只提某些名字而忘却另一些人亦属愚鲁万分。但是，我必须着重指出一位杰出师长的影响，他就是查理·瓦格莱 (Charles Wa-

gley),三十多年前他是我的第一位人类学导师,从此他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其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对写成本书有直接贡献,我以感激之情开列如下:默顿·弗里德(Morton Fried)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不论本书有何成就,他的功劳都不可低估。

viii 乔尔·沃尔曼对手稿所作的详细点评,成为本书修订的基础,我非常感谢他的专家级评价。出版者铭记于心的四位不具名的读者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设性批评,我虽不知他们的身份,但我高度赞赏他们的兴致和劳作。戴维·斯奈德(David Schneider)和布赖恩·伯克哈特(Brian Burkhalter)也阅读了手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对此我表示感谢。弗吉尼亚·布朗(Virginia Brown)为出版准备了最后的手稿,只有瑕疵是我自己所致。

本书和作者均需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我得益于该校人类学系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同仁们的激励,哥伦比亚大学也允许我于1977年春天度休假年——本书大部分在此期间写就——并且赋予我思想自由的气氛和良好的赞助。

最后,我的妻子约兰达(Yolanda),一直是我的研究伙伴和合作者,我的依靠和支持。她鼓励我撰写本书,恰如她和我一道参加所有活动一样。我们的生活已完全水乳交融,感谢她反显得多此一举,她的恩惠是难以用言词述说的。

# 第一章 导言

大约五百万年前，在东非大草原已经初露出人类文化进化的晨曦，那儿曾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灵长目动物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狩猎的场所。南方古猿是相当奇特的动物，它们的脑量并不大于黑猩猩，但却用后肢直立行走。大约在以后的三、四百万年里，南方古猿缓慢进化，逐渐发展成脑量相当大，但仍远较人脑为小的动物。它们总是以公猿、母猿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型群体活动，猎取动物和采集植物类食品。它们缺乏更强有力的食肉动物的利爪锐牙和凶猛力量，但却以高超的智慧来弥补生理上的缺陷，极可能用尖利的石块、骨头和棍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器——来帮助自己。它们虽然是类人猿，但却处在超越猿类的门槛上。我们这些人类的成员、地球的主人和空间的征服者，应当怀抱惊叹之情追溯这些原始动物，因为我们与其同祖。

人的显著特征是高度发达的智力，这一特质(trait)已导致我们给自己冠以人类(*Homo sapiens*)或“贤明的”、“有知识的”、“智慧的”等称号——这不太谦虚。我们的祖先于获得人类智力之前数百万年就已经发展到用双足行走，这足令二十余年前的科学界惊诧不已，追溯起来确是意义非凡的大事。直立姿势有利于头颅的扩展，因为这终于可使头颅与脊柱顶部平衡，以消除用强健的肌肉支持头部和很厚的脑壳固定肌肉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以后肢行走可使前肢和手用于其它目的。将食物从采集场所运到中心营地，也可将孩子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所有这些必然大大增进我们南方古猿祖先们的交往。更有甚者，前肢和手可以把

食物送入口中，或用于多重目的，大概制造出了第一批木制、骨制和石制工具。

手的灵敏性的发展，必然确定无误地增进智力发达，如狩猎中依凭诱惑和狡计。较机敏的动物存活更久，而且将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机会也更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然选择过程。毫无疑问我们是从南方古猿的一支——它们有许多种类——或是极象南方古猿的动物发展而来。同样，人类无疑最终来自更为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有许多涉及到特定过程和形式的理论，但没有一个克尽职守的科学家去探询生物进化的基本前提。人类当前的形态和智力是进化的产物，但应当牢记这种智力优势是我们远古祖先谦卑地寻觅食物行动的结果。

下一个人类进化的重大步骤大约发生于一百六十万年前，此时非洲的南方古猿消失，出现了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脑容量约为900—1200毫升，而南方古猿为500—700毫升，现代人则为1300—1600毫升。默默地表明这一飞跃的是，即使在直立人最早的成员中，使用和制作工具也大为发展，而南方古猿只有些极其粗陋的工具。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保存下来的人造工具和武器仅是些粗糙打磨的石斧，但很可能也有已腐烂的骨制和木制器具。不管怎样粗制滥造，这些工具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人为地扩展身体来应付环境，恰如我们今天用计算机作为脑力的延伸一样。

关于直立人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们的遗迹在东半球到处可见：中国北方的北京人、德国的海德尔堡人(Heidelberg man)<sup>3</sup>、印尼的爪哇人(Java man)和其它已确定为距今五十到一百万年间的化石发现。人类离开自己在非洲的温床分布到寒冷荒凉的各种气候中。到五十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在亚洲和欧洲已经发明了可控制使用的火，用于煮食并为穴居人供热，这种祖先大概可

称为普罗米修斯人(*Homo Prometheus*)。直立人似乎更象是用皮制服装和营造掩蔽所来抵御更新世冰川时期的寒冷。人类已经与动物界相分离，不再无可奈何地仅靠缓慢变动的身体进化来适应环境，而是发明工具和创造思想用以对付环境；今天我们对待环境，是通过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尽管这常常会招致灾难。

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始于十五万年前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als)代替直立人的时期。流行舆论常用尼安德特人作为粗野和无知的代名词(如“他有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实际上他们的脑容量与我们的不相上下，无疑也有了语言。大多数人类学家将他们划到人类这种随后统治地球的唯一物种的早期种类中。从此人类把握自然的进程已不再涉及完全发达的大脑〔的进化〕，而变成了文化进化的问题，文化是每个社会都具备的知识、技术和社会习俗(practice)的宝库，并且珍为自身独具一格的标志。当早期人类群落分布到东半球的各处——四万年前到了美洲——，力图驯养动物，培植野生食用植物时，他们就与自己从前的伙伴和邻居彻底分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周围环境。这并没有经历数百万年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而是通过学会对付一切，并将此传给后人的更为迅速的过程。

生物进化已使地球上只居住着一种人类，正因为如此，世界人口的遗传基因过去是、现在也是大致相同的。然而，从干燥的沙漠到湿润的森林、从酷热的热带地区到寒冷的北极冻土带，使人类聚居于每一个环境区域的无休止的迁徙，已迫使这些远徙的人群，若要想在新居中安身立命，就必须改变自己工作和相互交往的习惯方式。从这些再度调整中产生了作为人类标志的千差万别的风俗(custom)。这种价值、道德、信念和习俗等等的万花筒——所有这些通过社会化使年轻人熟知并承袭下来——就是人类学家磨坊中

的谷物。在这种广泛的差异中寻求秩序和解释恰是文化人类学的任务。

<sup>4</sup> 人类的历史就是控制周围环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的历史。这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工业文明的广大范围内，也会出现在初民(primitive)或史前人类的简单技术中。当今社会对环境的胜利已是如此充分，以致于现在我们威胁要毁灭环境。巨大的筑路机械在亚马逊丛林中撕开了一条道路；一根管道横贯北极圈和阿拉斯加的山岳；从地下贮藏的有机物或原子裂变中获取能源。但是，海洋中的鱼正被捕掠殆尽，我们呼吸的空气也成为机动车和工厂的废气排放场所，我们确知不久的将来石油将全部用光。那些坚持我们有足够石油的人常说它一直可以用到下一个世纪，似乎这就永无竭时了。未来的一百年内现在活着的人都会死去，但在整个人类已延续百万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的文明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胜利，虽然这确实招来自然界对我们后人的报复。最好记住现代技术革命前不久才发生。假定把人类的黎明定为一百多万年之前，那么出现于一万五千年之前的农业，仅仅影响了人类历史的 1.5%，亦即，过去时期中的 98.5% 人类的经济倚赖于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之上！同样，从发明蒸汽机开始的工业化时代仅是人类历史的 0.2%，既然对地球的践踏绝大部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显而易见，我们人类很快将达到可能停止生存的极点。

技术进步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和愈益增强的社会复杂性，曾有过不寻常的发展历程。最早文明的摇篮在亚洲和非洲，但工业化产生于欧洲，十九世纪扩展到北美，并在现代漫及全球。直到前不久，世界的许多地方还未为机器时代触及或毫无所动。仅在一个多世纪前，印第安苏人(Sioux)在小比格霍恩河(Little Big